

THE STORY OF
FLEETING LIFE

浮生物语

裘樱双树 著

叁

下

非外借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THE STORY OF FLEETING LIFE

浮生 物语

下

卷

袞
楞
双
树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生物语. 3. 下 / 裴楞双树著. -- 修订本. --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5
ISBN 978-7-5354-9602-7

I. ①浮… II. ①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5812号

责任编辑: 曹程 孙晓雪
特约编辑: 万旭进 丁琪德
装帧设计: 陈启 郑雨薇

责任校对: 陈琪
责任印制: 邱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18 插页: 5页

版次: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340千字

定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知音动漫图书·新阅坊
ZHI YIN COMIC BOOK 以梦想之名点燃阅读











浮生物语

THE STORY OF THE FLEETING LIFE
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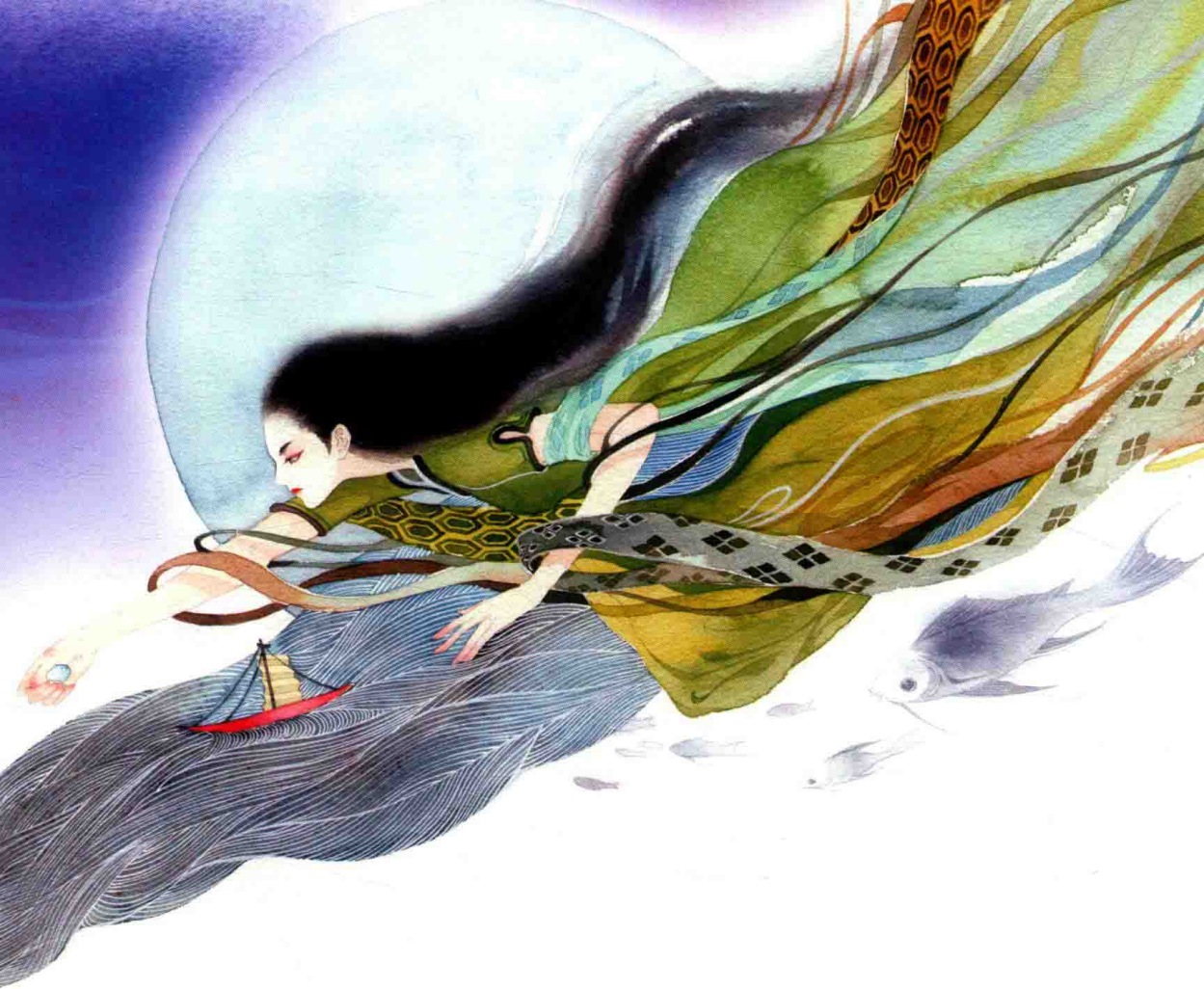
叁

Written by 棠榴双树
Illustrated by 鹿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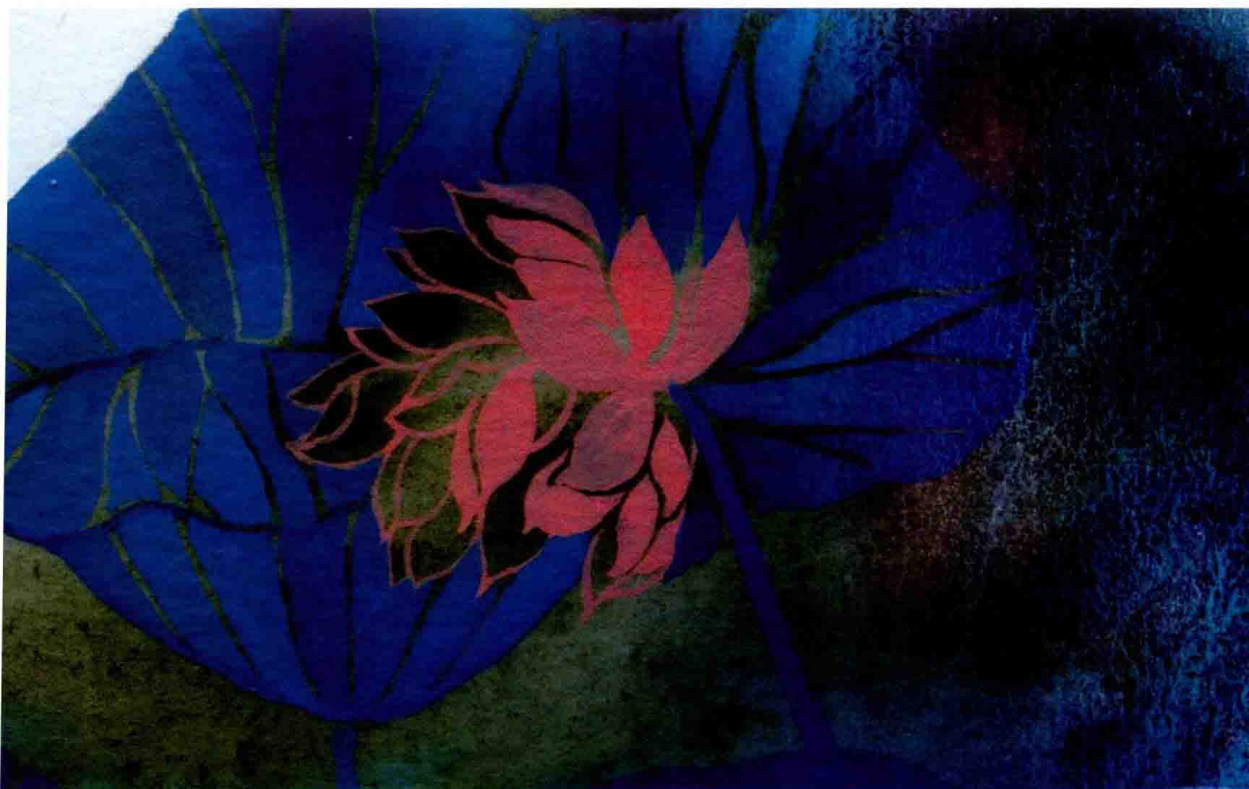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们给予对方最实在的尊重与自由，
但从不曾对彼此放手。





知音动漫图书·新阅坊出品
《漫客小说绘》书系



番
外

281

第十二章

致爱

169

第十一章

月老

133



目录

第十章

解王

097

第九章

玉官

065

第八章

冷冷

031

第七章

海囚

001

【第七章】海国

究竟是你怨恨的那个世界先放弃了你，
还是你先放弃了这个世界。



● 楔子 ●

我亲爱的未知：

亲爱的娃，你要知道，妈妈曾是一个特别散漫的妖怪，不爱长期吃同一种食物，不爱长期留在同一个地方，更不爱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。但现在，妈妈长时间地留在同一个城市，长时间地经营着同一家店，也长时间地对着一张老脸，我是说你爸爸。所以妈妈想表达的是，世上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的恒常不动，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地变化，如同你在妈妈的腹中不断成长，而妈妈也在这个宇宙的腹中继续成长。对于一切的“变化”，学会适应沟通，以及创造，远比抗拒要有意思得多，也能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得多。

所以你看看外头，尽管乌云遮日、惊涛骇浪，妈妈依然能坐在船舱里，安然不动，满怀幸福地给你写这封信。而你爸爸就像个疯子一样，一会儿去接被晃下来的盘子，一会儿拿屁股抵住移动的柜子，一边蹦跶一边咒骂，说风浪要是再不停止，他就要下海发飙。孩子，你爸身为一条东海的龙，海洋对他而言，应是乖顺的仆人，而不是说翻脸就翻脸的女王，有他敷衍在的地方，每一寸海水都应风平浪静，不得造次。可惜这一路上，我们经过的海域显然没有给他面子，从纽约港到大西洋，我们搭乘的顺风船“波塞冬号”一路向东，驶出港口没两天便陷入了各种败坏的天气。

波塞冬号是一艘商业捕捞船，这艘船跟它的老船长杰克一样，都是濒临退休的模样。所以妈妈才能以极低的价格让老杰克同意让我们一堆人上船嘛。

告别你老桥叔叔，不对，是老桥爷爷之后，这个“金乌魄”的指环就归妈妈所有了。它真是美死了，尤其对着阳光的时候。算上它，失踪的十二块“青珀”，已有七块半在妈妈手中——因为“绹狐眼”被你万恶的甲乙叔叔控制着，所以还不能完全算是妈妈的。

真的很讨厌对不对，身为妈妈的帮工，却处处不给面子。不过在跟King比试枪法的时候，甲乙叔叔可比你爸有范儿多了，至于发生在你爸身上的种种囧事，你心里知道就好，千万不要当着你爸的面说，不然他一定会狠狠打你屁股。

今天是妈妈第一次带着你坐船，你应该很高兴吧，或许会觉得，我们的旅途越来越有趣了？你看，爸爸妈妈颠簸万里，上天下海，为了找齐那十二块石头向天界的老家伙们交差，这本来应该是一件严肃又辛苦甚至充满危险的事，可我们的脸上找不到埋怨与恐惧，原因是：我们在为心中重要的人做重要的事，于是，心甘情愿。

妈妈说过，去哪里从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跟谁去。以后，你也会遇到这个甘心与之海角天涯的人。

纵然剩下的路可能还很长，危险很多，纵然妈妈的茶叶没卖出去几罐，纵然妈妈此刻身在一艘小破船上乘风踏浪，妈妈还是会将这一场旅行继续下去。尽管你爸爸是个“老年多动症”加“唐僧唠叨症”患者，你九厥干爹也很不要脸地偷喝老杰克的威士忌，甲乙叔叔依然面瘫不讨人喜欢，可只要他们在，世界就很安稳。

宝贝儿，外头风声呼啸，海浪声一阵高过一阵，其实，妈妈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去，这回，“金乌魄”只小气地给了我们一个字——海。

很难理解吧？实话说，妈妈虽是天生的游泳健将，可并不喜欢水，大概与我幼年时的一次事故以及你子森伯伯有关，这个，下次再告诉你。所以，妈妈也并不太喜欢大海。但孩子，海洋是另一个世界，鱼与珊瑚，怪兽与妖精，不为人知的秘密深深浅浅地藏在深不见底的水下，偶尔来见识一下也不坏，如果能吃到新鲜海鲜，就更不坏了。妈妈非常热爱烤鱿鱼！

只是，我们已经在这片不着边际的海域上航行了一周，烤鱿鱼没有，麻烦倒是有一点点……



“船出了一点小问题，各位不用担心。”摇晃不止的船舱里，老杰克叼着从来也不点燃的雪茄，抱歉地朝我们耸耸肩。

“小问题……”敖炽低头看着已经漫过脚背的海水，淡淡道，“死老头，你的船在漏水！”

“啊哈哈，是啊是啊，小问题小问题。”老杰克打着哈哈，手忙脚乱地在驾驶台旁的箱子里乱翻一气，最后，拿出几个小纸盒，朝我们几个手里一扔，“一人一份。”

如果不是敖炽及时抱住了我，老杰克已然死于我的无影脚下。

创可贴！他居然给我们一人一盒创可贴！他天真到以为创可贴能拯救一艘漏水的小型捕捞船？

“我警告过你许多次了，放弃各种大幅度动作！”敖炽松开我，狠狠将手里的创可贴砸到老杰克脸上，“这艘船早该报废了吧！你居然还敢用它揽生意！”

老杰克一点也不生气，捡起落在地上的雪茄放回嘴里，发红的老脸顶着一个大大的酒糟鼻，笑嘻嘻道：“波塞冬上了年纪，船跟人一样，老了就难免有毛病。这片海域有不少暗礁，万一船沉了，你们落水撞到礁石有外伤的话，创可贴就有用了。这是我唯一能给你们提供的福利了。”

这种神逻辑是怎么回事？！果然便宜无好货，当初若不是我贪图老杰克开出的租船费够便宜，现在也不会站在一艘将沉的破船上无语望大海。

“行走江湖，最忌一个贪字。”甲乙靠在舱门处，没事人一样横抱着手臂，“屡教不改。”

浑身酒气的九厥醉醺醺地捏着两个汤勺，坚持不懈地将船舱里的水舀到外头，边舀边口齿不清地说：“众志成城，共抗天灾！加油！”

叹息，沉船加上面瘫与醉猫，人生真是灰暗。

我做了最坏的打算，打晕老杰克，敖炽切换到运输模式，弃船上天。（敖炽拼命挤进镜头：“解释一下啥叫运输模式？那叫神龙变身好吗！”）

“哈哈，大家放心，我尽量坚持。只要引擎还没坏，咱们可以选择最近的岛屿靠岸。”老杰克转过头去，继续专心掌舵，“老杰克对这片海域熟悉得很，对我有点信心吧！”

外头的风浪越发狂暴，我们的波塞冬号艰难地在风口浪尖上移动。我从布满水渍的窗口朝外张望，只看到一个扭曲虚迷的世界。澄清一下，我选择老杰克的船，不光因为他收费便宜，还因为他说他的船没有固定航向，收到哪里有可供打捞资源的消息就往哪里去。这次收到的小道消息，是纽约东部的海神湾处，有一艘百年前的沉船，好运的话，必有收获。老杰克还说，这消息是他拿最后的一点财产换来的，这次，无论如何也要去拼一拼运气。我体谅他一把年纪还要拿命去换钱的遭遇，再加上一点点对于沉船的好奇，又加上他承诺，如果这次出海真能捞到油水，说明我们就是他的幸运星，他一定会将捞上来的第一件财物送给我，我这才义无反顾选择了搭乘他的波塞冬号。（嘘！最后一个理由我没告诉敖炽他们。）

“你确定你能靠岸？”我怀疑地打量这个神情专注、圆胖得像一只大海龟的老头子。

他转过头，朝我一挤眼睛，扶正歪到一边的破烂船长帽：“能！”

话音未落，耳畔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一个大浪铺天盖地而来……

二

这里的天空永远不止一种颜色，七彩祥云与女仙们明媚的衣衫交织璀璨，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，只要抬起头，就能看到这片永无阴霾的景色，哪怕千万年来它一成不变，辉煌到有点虚假。

如果有人言之凿凿地告诉你，世界上有一种天堂，那里只有光而没有阴影，不要相信他。

有光的地方，就有各种阴影，这才是真实的世界。

茂盛的果园里，十来个圆圆滚滚的仙童正爬在高高的树上，熟练地摘下成熟的果实，交给树下那群提着竹篮的女仙。点清仙果数目后，女仙们驾云而去，轻语娇笑，飘飞的纱裙在空气里留下淡淡的甜味。

明日便是天后寿辰，天界照例大摆筵席，届时，大小神君皆携厚礼自四面八方而来，珍宝瑞兽齐聚一堂，可说是一年中最热闹的一日。当然，这也是负责天界后勤工作的小仙们最最忙碌的时候，个个忙到手脚并用，连打个盹儿的闲暇都没有。

泛着淡淡碧色的石径蜿蜒向前，由果园到宴会现场，这是最近的一条路。

远远地，一个人影慌张而来，走几步跑几步，似在胡乱寻找什么失物。

突然，白绣鞋踩在自己的长裙上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寻找失物的倒霉鬼毫无形象地趴在了地上。一定很疼，不然，那双大大的杏核眼也不会瞬间飙泪，淡红的嘴唇也不会瘪成一条难看的线。

“没事吧？”一个轻轻淡淡的声音从头顶飘下来。

“有事！”摔倒的家伙头也不抬，没好气地说，“我的果子少了一个！”

“你老趴在地上，也找不回来呀。”站在面前的人轻笑道，“你又不是天界的神犬。”

这是赤裸裸的嘲笑吧？心情坏到极点的她皱起眉头，粉拳擂地，“呼”的一下坐起来，抬头怒斥：“大胆！你竟敢……”

她的怒意，到此为止，在她看清那个逆光而立、长发素袍的男子时。

“啊！空谷该死！”她身下像安了弹簧，瞬间站起来，躬身行礼，磕磕巴巴道，“不知神君到此，多……多有冒犯！”

“不冒犯，去找你的果子吧。”男子摆摆手，目不斜视地朝前而去，没走两步，又